



复兴千年桐溪寺，重启一段尘封的历史

核心提示：说起桐溪寺，从字面上立刻会让人想起桐影飒飒，溪流潺潺的妙境。果不其然，据史料记载，这里的确曾经桐林茂密，流水潺潺，“桐溪”正因此得名。民国时期，桐溪寺曾与麓山寺、开福寺、杲山寺、上林寺、宝宁寺、华林寺、灵云寺并称为“长沙八大丛林”。

至于“桐溪”这个名字的真正内涵，历史上似乎没有太多的考究。只知道这个寺庙为唐代所建，原名兴国寺，到了清代被更名为“桐溪寺”。

与桐溪寺一起留存在世人记忆中的还有，“隐居”于寺后密林深处的曾国藩墓。那么，这座始建于唐朝、已有1300多年历史的古寺，有着怎样的过去？曾国藩因何与这里结缘，要将此处作为他最后的“家园”？千百年中，数度沉浮，古寺法缘为何能延续至今？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落寞，即将消失的寺院如何重焕“青春”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千年古刹的前世与今生。

华夏新闻 - 华夏早报首席记者 董哲 发自湖南长沙

得禅宗大师点拨悟道后建寺弘法

桐溪寺，古称兴国寺，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坪塘乡桐溪村境内的伏龙山下。进门后，拾级而上，有大雄宝殿等殿堂，寺宇布局与一般禅宗寺院相同，仅两进，客堂设在西边厢房之中，方丈室在寺后东边角落。庭院中有数百年的罗汉松、白果树，枝繁叶茂，挺拔隽秀，为寺院增色添辉。

史载，桐溪寺为唐代振郎禅师创建于公元791年（贞元

7年）。据《五灯会元》卷五记载，振郎禅师属禅宗青原系下二世，五十来岁进入古长沙城，看见伏龙山下桐林茂密、山前流水潺潺，山青水秀，鸟鸣谷应，环境清幽而雅致，是不可多得的修行宝地。振郎禅师身先士卒，率众搬基石、伐木材，一砖一瓦建起了桐溪寺的前身兴国寺，堪称唐代名刹。

关于桐溪寺的由来，还有这样一个故事。

一天，振朗禅师问石头和尚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石头和尚道：“问取露柱。”振朗禅师道：“振朗不会。”石头和尚道：“我更不会。”

振朗禅师沉吟了一会儿，突然省悟。祖师西来传法的目的，就是要人明白自己的心性，此心性无形无相，不可言说。动念即乖，开口即错。会与不会，全没交涉。与不会没交涉，似乎可以理解，为什么与会也没交涉？振朗未见石头前，正是死于此地；石头和尚一句“我更不会”却将他救过来了，亦在此地。

振朗禅师悟道后，即回长沙兴建了兴国寺（即桐溪寺的前身），住山接众。

石头希迁禅师（700~790），唐代禅宗大师。先投禅宗六祖惠能门下，受度为沙弥。后依于六祖门下青原行思。禅宗五家，其中曹洞、云门和法眼三家，在传承上都渊源于希迁。曹洞禅后传入日本，迄今传习不衰。法眼的再传也曾繁衍于高丽。对于国内外的禅学界，希迁的禅学思想的影响深远。

古寺在建与毁中数度沉浮

后来，因唐武宗会昌法难，寺毁。然而，祖师们对桐溪寺的感情依然牢固不破，恢复桐溪寺重振宗风的愿力有增

无减。一直到宋代，机缘才得以成熟，寺得以重建，重现当年瑞光，更名为“伏龙庵”。

明末，寺又毁于战火。时至清代，天岩应适这位大德禅师，为光大禅门接引之法，“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”，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愿众生得离苦，慈悲济世，使沉寂的十方信众又信心大增，募缘颇丰。应适禅师亲自领众收拾废墟，重建寺院，重塑佛像金身，且正式将寺名更名叫“桐溪寺”。终于使古寺名副其实与伏龙山神妙的人文地理景观相辉映。

据传清代香火极盛时，桐溪寺有和尚七八人，三进两横，大雄宝殿前两侧，有古白果树各一，右盛左衰，传说右树系伏龙山风水吉穴所在，因树皮可治心血管病，大半被香客与农户剥取。

民国时期，桐溪寺曾与麓山寺、开福寺、杲山寺、上林寺、宝宁寺、华林寺、灵云寺并称为“长沙八大丛林”。

1944年，著名诗僧万休圆寂于此。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，该寺住持祇修和尚开期戒，前来求戒者近200人，千年古寺名声大著。

到了文革期间，寺院又被毁，佛像被拆，菩萨被烧，寺庙的住房被分给了村民，寺院的僧人也四散了。随着时光流逝，慢慢地残垣断壁亦不存，仅剩古树三两棵。

“我小时候，这里不晓得好多大树呢。”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的村民曾启亮，回忆他小时候桐溪寺的模样，依然十分激动。“原来有108间住房，从山腰一直延伸到山脚下，那气势，不晓得多漂亮！寺院里有两棵罗汉松，两棵白果树和两棵银杏树，都是上千年的历史咧。”他记得，那时的住持会看病，谁家有小孩子不舒服，就请住持看病。逢年过节，村里家家户户都会到庙里

上香。

桐溪寺历史上数度沉浮，但法缘不绝。清同治十三年，曾国藩迁葬于寺后，并建大型石墓。文正公的到来，为桐溪寺的文化底蕴带来了莫大助缘。

曾国藩与桐溪寺的因缘

大家知道，曾国藩是晚清时期著名的政治家、战略家、理学家、文学家、书法家，还是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。这样一位晚清名臣是怎么与桐溪寺结缘的呢？

据说，曾国藩早年行事手段单一、风格强硬、一往无前。但在经历了回湘守孝“大悔大悟”的两年之后，他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。他终于认识到，行事过于方刚者，表面上似乎是强者，实际上却是弱者。真正的强者，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之人，所谓“天下之至柔，驰骋天下之至坚”。最终他成为“内圣外王”的一代儒宗。

而就是在这“大悔大悟”的两年中，曾国藩结识了桐溪寺当时的住持宝月老和尚。二人经常一同畅谈佛法人生，得到了佛法的开释。正是这份殊胜因缘，曾国藩看中了桐溪寺后山这块福地，最终葬于寺后。

还有一说就是，当年曾国藩到湖南办团练，在此地训军，时时造访此寺，与寺庙住持宝月大和尚意气相投。后来靖港之役兵败，他想跳河自杀，被人救下后来到了桐溪寺疗伤。和这里有特殊的缘分，也有深厚的感情。曾国藩深感此地气象不凡，故萌生下葬于此的念头。与宝月大和尚成为至交后，曾国藩就把自己的想法说给他听，但当时宝月并没有直接答应他。而是告诉他，佛门净地，非常人能使用。“他们相约，谁先去世，谁就葬在这里。最

后，还是曾国藩先走了一步。”曾启亮说。

释容禅将修复桐溪寺视为历史使命

新中国建立后，由于土地制度的改革，寺院经济不存，僧徒星散，寺宇逐渐废而不存，后来的桐溪寺也仅留下两株罗汉松和一株白果树。

后来桐溪寺的重建，得益于释容禅法师。容禅法师长居麓山寺。2005年年末，正在麓山寺修行的释容禅，在寺院图书馆看到一本记载着桐溪寺历史的书。长沙竟然还有这样一座古寺？为何曾国藩没有选择岳麓山，而是选择在桐溪寺旁边作为最后的归宿地？带着好奇和疑问，释容禅一路寻访来到了伏龙山脚下的“桐溪寺”。

眼前的景象大大出乎他的意料：桐溪寺根本不是书上记载的那个非凡的桐溪寺。除了两棵罗汉松和一棵白果树，几乎看不到任何古寺的踪迹。他从村民口中得知，文革后桐溪寺再无僧人，房子也都没有了，仅剩几棵老树。

释容禅说，历史上的桐溪寺香火非常兴旺，是长沙“八大丛林”之一。当时开福寺那边还办了养老院和孤儿院，都是由桐溪寺供应粮食。桐溪寺拥有这么深厚的历史，如今破败不堪。“我当时就在那棵罗汉松下发愿：今生一定要完成修复桐溪寺的历史使命。”

释容禅重修桐溪寺的第一步，就是租下一座空房子。“房子空着也是空着，那名村民很快就答应几千块钱一年租给我，当时里面停放着一口棺材。”释容禅笑，“我带着一个师兄弟将房子重新整修，请了三尊菩萨供奉进去。”同时，他开始在村民中普及佛法，收他们做在家弟子。“寺庙要重修，就得有群众基础。”除了每年祭拜、清扫曾国藩墓，释容禅还会去寺院东南角的一座墓前，祭拜曾改变曾国藩人生观的宝月大和尚。

寺院虽已不在，但桐溪寺的精神依然在。

2005年，从租用当地农民民宅开始，在越来越多信众的帮扶下，桐溪寺的修复工作得以开展起来。适逢湘江新区大王山旅游度假区大发展的历史机遇，桐溪寺的